

#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20年3月16日 (第210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刘易斯：美国应把5G视为中美技术竞争的一部分**

5G问题在美国常被夸大，但美国政府的确需要加快部署和降低风险，在一种新型非军事竞争中应对中国。

# 中美关系

## 美学者称不能让中国继续搭核军控的“便车”

哈德逊研究所网站 3 月 6 日登载该智库国家安全高级顾问、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前官员蒂姆·莫里森 (Tim Morrison) 的文章称，特朗普希望将中国纳入下一个核军控条约，其决定虽然未得到军备控制与核裁军倡导者的支持，但却是完全正确的。摘要如下：

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出，美国重返与一个同级对手竞争的时代，对象由俄罗斯变为中国，而军备控制是美国可以用来保护美国人的手段之一。美国政府制定方案将中国纳入核军备控制，可以限制其核力量持续增长。

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阿什利曾称，中国的核军备规模不断增长，中国军队会完全转变为一流力量。因此，必须将中国纳入核军备控制的范围。但支持核裁军的人认为现在该做的是延长《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生效时间，且担心与中国谈判会有损延长的生效。事实上，这份条约 2021 年 2 月才到期，因此不必对其过于关注，而且一旦特朗普有意延长就可以迅速完成。

特朗普希望将中国纳入核军控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虽然中国不反对军备控制，但中国搭着核军控的“便车”，自由发展核力量已经太久了。美国及其盟友应在中国的核军备库存翻倍之前与中国好好谈判，而不是将注意力放在延长协议上。

## 艾利森分析中美关系前景

美国《安全时报》近期登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

森 (Graham Allison) 的文章称, 美国和中国可能爆发战争。

中国和美国是否有可能重复上世纪初德国和英国走过的道路? 答案是可能会。第一, 未来 10 年的战争风险与一个世纪前德英两国面临的风险惊人地相似。第二,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都印证了修昔底德 2500 年前预言的理论。第三, 以现在美国和中国战略远见, 完全不足以避免战争发生。第四, 最有帮助局势好转潜力的欧洲可能在对抗中无所作为。

中国和美国已经走上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剧本, 互相竞争, 证明哪个国家最能担任崛起和统治大国的角色, 第三方或意外事件都可能引发冲突。

冷战结束以来的 30 年里, 美国和中国的相对实力发生了结构性转变。中国崛起的程度、速度、维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美国在全球 GDP 所占的份额正在迅速下降。尽管中国面临很多内部挑战, 但经济增长更可能持续。这种结构性转变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两国关系上, 还体现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

美国如果不能接受低于“第一”的地位, 那么会越来越对中国的崛起感到不安, 并予以反击。美国上下都视中国为“战略对手”, 采取强硬态度。就算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在中国问题上也在向特朗普的态度靠拢。

不过, 尽管两国都视为对方威胁, 战争也是有可能避免的。肯尼迪曾提出建立一个“保障多样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 两个竞争对手可以激烈而又和平地竞争, 以证明谁的价值观和治理体系最能满足公民的需要。

美国和中国的政治家能否为“竞争伙伴关系”建立新的基础理论, 让两国同时竞争与合作? 两国会在经济生产和贸易、先进技术、军事能力、联盟以及展示政府满足公民的需求等方面激烈竞争。同时, 两国也需要紧密合作, 确保彼此的首要利

益，如避免战争（特别是核战）、应对气候变化和恐怖主义等。

美中戏剧化的关系一旦开始，欧洲会完全失去踪影。欧洲国家虽有足够的力量和意愿来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但发挥影响力的前景变得越来越黯淡。欧洲人似乎已经接受了扮演规则接受者而非规则制定者的角色。美中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不会停止，两国正走向危险的冲突，欧洲是否继续充当“无助又无能的旁观者”成为问题的关键。

### **美专家称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过于依赖中国国有企业**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网站近期登载该智库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Chad P. Bown）和玛丽·洛芙丽（Mary E. Lovely）的文章称，特朗普政府与中国达成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过于依赖中国的国有企业。文章摘要如下：

特朗普对华发起的贸易战从一开始就适得其反。他的关税提高了物价，惩罚了美国消费者。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实施了报复，损害了美国农民的利益。但现在，就连特朗普与中国的贸易协议也在破坏其政府公开宣称的政策议程。中国承诺购买更多美国商品，这似乎肯定会加强中国国有企业的重要性和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与特朗普贸易战宣称的目标恰恰相反。

在协议中，中国表示将在 2021 年底之前进口价值 2000 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和服务。中国实现这一承诺的难度巨大，因为中国经济正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但协议中的一个主要缺陷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存在：中国政府不会降低对数十亿美元美国出口产品的关税。由于中国私营部门购买美国商品的动力不足，特朗普显然指望中国引导其国有企业来弥补缺口。

这一矛盾将危及第一阶段协议的经济可行性以及美中关系

的长期健康发展。由于这项协议未改变中国对数十亿美国出口商品的关税，购买 75%进口商品的中国私营企业被推到一边。但令人不解的是，协议的法律文本没有提及中国政府承诺降低关税以促进实现购买目标。这一点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层面。

从政治上看，该协议表明特朗普的互惠关税目标非常空洞。但更关键的是，该协议将加重而非弥合导致特朗普发起贸易战的一个分歧。特朗普的协议让中国进一步远离市场，转向国家驱动型经济。现在中国私营企业购买美国出口产品将面临强烈阻碍。从现在开始到 2021 年，北京为了安抚特朗普，兑现协议目标，中国国有企业肯定会扩大购买美国出口商品。

对于某些产品，协议目标可能会实现，但也会带来问题。特朗普政府称其代价高昂的贸易战是对抗中国经济模式的“必要之恶”。然而，第一阶段协议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美国出口规模扩大的前提是中国国有企业重要性上升，中国私营部门的利益受损。这传递出的信息是，特朗普政府根本不在乎中国是否变得更加以市场为导向。

## **刘易斯：美国应把 5G 视为中美技术竞争的一部分**

**5G 问题在美国常被夸大，但美国政府的确需要加快部署和降低风险，在一种新型非军事竞争中应对中国。**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詹姆斯·刘易斯 (James A. Lewis) 3 月 4 日在美国参议院商业、科学与交通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发表题为《5G 供应链安全：威胁与对策》的证词称，美国应把 5G 视为中美技术竞争的一部分。证词摘要如下：

5G 问题已经变得政治化，这对于分析该问题没有任何帮助，需要破除一些迷思。首先，美国的建议没有遭到欧洲国家拒绝。美国和欧洲一致认为使用华为设备存在风险。双方的分歧在于如何管理风险。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完全禁止其网络使用华为技术。而英国等支持部分禁令的国家认为使用华为的风险是可控的。一些欧洲国家将效仿英国的决定。

5G 频谱不是问题，频谱决策并没有使美国处于竞争劣势，但是标准领域是一个战场。不过，在 5G 标准领域，美国保持领先。这不是一场容易的战斗。中国正在将标准制定过程政治化，并且已经在国际电信联盟等机构中处于领先地位。不过，在负责 5G 标准的机构 3GPP，情况并非如此，3GPP 标准的制定过程仍然由西方企业主导，而不是中国企业。

5G 可能带来新一轮创新和增长，但要实现这一点，5G 发展必须伴随着“互补投资”。这包括发明利用 5G 网络的新产品和服务，以及开发可以从 5G 中获利的新商业模式和流程。美国在这方面很强大，但中国也很强大。

把情况描述得糟糕很容易，但这无法为法律或政策制定提供指南。美国的确需要采取一些步骤，实施全面的 5G 策略。最困难的三个挑战是：巩固美国技术领先地位的基础，与盟友进行有效的合作，以及抵制中国利用间谍活动和掠夺性贸易手段获得主导地位的努力。这些并不是 5G 领域独有的问题，因此美国要把 5G 视为更大的技术竞争的一部分。

一些建议已经老生常谈，比如，通过投资大学教育来重建美国的技术劳动力，以及在“硬科学”研发上投入更多资金。为了保护标准制定流程，美国不仅可以增加美国参与者的数量，还可以与欧洲和日本伙伴合作确保标准制定机构的开放和公平。为工业应用和物联网开发提供研发资金非常重要。

有些建议乍看似乎与 5G 无关。5G 依赖半导体，而美国是主要的供应源。中国不愿看到这种情况，打算发展自己的半导体产业，以取代美企在中国和全球市场的地位。但为了制造芯片，中国需要购买自己无法生产的半导体制造设备。这些设备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还有一两家欧洲公司。限制中国在 5G 中的角色的一个方法是限制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美国应该与日本和欧洲伙伴一起制定新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控制机制。

中国有自己的优势，愿意对战略目标进行投资，且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中国制定了保护国内市场免受竞争的计划，试图以国内市场为基础，利用掠夺性贸易手段和经济间谍活动统治一系列行业。中国也有弱点，中国不是美国的技术对手，但他们正在努力改变这一点。

美国需要对此采取行动。过去几年人们看到了一些努力，但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包括重振科技基础，与盟友协调应对中国的间谍活动、不公平贸易做法，以及努力重塑全球规则。

## 美国外交

### 特朗普在拿美印伙伴关系的基本原则冒险？

《波士顿环球报》网站 3 月 3 日登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阿迪蒂·库玛（Aditi Kumar）和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的文章称，印度总理莫迪对维系美印两国友谊基础的原则持否定态度，特朗普必须处理好这一点，平衡与印度的军事和经济关系。

文章称，美国依赖印度的部分目的在于限制中国，且两在民主、法治、人权和宗教权利方面的共同价值观也使得合作成

为可能。然而，莫迪对穆斯林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印度民主以及印度教与穆斯林的微妙关系陷入危险，也动摇了印度和美国以及世界其他民主国家的关系。

为此，特朗普需要在两国的军事和经济关系之间取得平衡。美国作为印太地区的军事强国，在印度的未来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经济领域，印度对美国的重要性也在迅速提高，且印度是美国重要的人才来源地。

同时，美国必须与印度在气候变化、新冠病毒、犯罪和麻醉品以及诸多跨国问题上保持有效合作。但特朗普对莫迪的民主缺陷视而不见。对莫迪来说，更明智的做法是清楚认识到，偏离民主统治的基本原则，可能会危及印度的国际地位。

特朗普继续与德里建立安全和经济关系是正确的。然而，只有双方的共同价值观保持不变，这种伙伴关系才能继续蓬勃发展。

## 有关特朗普外交政策的五个误解

《每日传讯》(the Daily Caller) 近期登载特朗普过渡团队成员、传统基金会国家安全专家詹姆斯·杰伊·卡拉法诺 (James Jay Carafano) 的文章称，为了客观评估美国外交政策的走向，应消除对特朗普外交政策的五个误解：

误解一：如果特朗普成功连任，他将不再受束缚。事实上，特朗普从未被束缚过。从上任第一天起，特朗普本人就是主要决策者。他任期内先后有四位风格各异的国家安全顾问，但没有一个人能改变他。因此，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不会有什么不同，都是同一个人在发号施令。

误解二：特朗普没有计划。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在早期已

经制定了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2017 年国家安全战略》明确表达了特朗普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目标和愿景，而且这些目标和愿景至今未变。如果有人真的想了解特朗普的外交政策，那么他只需要阅读上述文件。

误解三：特朗普是普京的木偶。事实上，普京一定痛恨美国的外交政策，包括对俄罗斯及其亲信实施制裁，以及敦促北约增加国防开支。奥巴马时代给了普京在中东撒野的机会，但特朗普政府从未让他钻过类似的空子。同时，特朗普正阻止俄印关系好转。特朗普还在核武器问题上向俄罗斯施压。

误解四：特朗普是一个孤立主义者。特朗普绝对不会放弃捍卫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也没有放弃其他地区。在他的总统任期结束的时候，美国曾经在哪，到时依旧会在哪。

误解五：特朗普会让美国成为国际社会的“弃儿”。特朗普退出国际协议，撤回对国际组织的支持，这些都是出于对美国利益的考虑，也符合共和党领袖的行事。美国和盟友的关系其实并未减弱，和一些国家（比如印度、拉美国家）甚至更紧密了。

### **美国频繁实施经济制裁主要是因为政客的国内利益**

美国卡托研究所网站近期载文称，美国对大约 24 个国家实施制裁，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人道主义代价，不仅无效，而且可能适得其反。摘要如下：

制裁可能打击对象国的经济表现，降低其公共卫生水平，最严厉的制裁可能每年造成数万人死亡。此外，它们几乎总是无法实现预定目标，尤其是政权更迭或改变对象国与根本利益有关的重大行为等目标。制裁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提高大规模

屠杀和镇压的可能性，降低民主化的可能性。

那么，为什么美国如此频繁地使用经济制裁呢？主要原因是政客们的国内利益，而非他们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能力。美国政策制定者对有关制裁的实证研究兴趣不大，而且他们通常不会用有助于达成协议的外交努力来补充贸易限制措施。从国内政治和政治心理的角度来看，制裁是合理的。它们在动用军事力量和不作为之间提供了一个中间地带，不太可能引起国内的强烈反对，因为它们造成的破坏是间接的，不容易被看到。

考虑到政治现实，以下是防止制裁滥用的建议：制裁的实施应仅限于象征性目标，这样美国领导人就能在不伤害海外无辜民众的情况下实现其政治目标；美国应更加宽松地执行当前和未来的制裁政策；国会应通过相关法律，加大行政部门无休止地实施单边制裁的难度，这将为那些受影响的人创造采取行动的法律理由；最后，当前政策的反对者应继续让公众意识到严厉制裁的影响，这可能会消除制定和实施制裁的政治动机，公众越是认识到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是一种出于自身利益、伤害海外无辜民众的无效政策，制裁被滥用的可能性就越小。

### **特朗普上任后，美国与联合国的关系发生怎样变化？**

联合国大学政策研究中心网站近期载文称，美国是联合国最重要的利益攸关方之一，美国历届政府都广泛支持 1945 年后的多边架构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认为这有助于推进美国的实力和地缘战略利益。直到 2016 年特朗普入主白宫，这种既有的共识被打破。文章摘要如下：

该研究基于作者在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 月开展的一系列访谈，访谈对象为前美国高级外交官、前联合国官员、现任

驻联合国官员、专家学者以及媒体人。

特朗普政府经常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视为对美国国家利益的限制。不过，美国的外交和多边政策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以应对更长期的国内和地缘政治变化。在国际层面，新的大国崛起和新的全球威胁给 1945 年后的国际体系带来了压力；在国内层面，许多美国公众对美国所扮演的全球角色越来越感到厌倦，并感到当前的国际体系并不总是服务于美国利益。特朗普政府只是加快了这种政策变化的势头，而非创造了这种势头。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的联合国政策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2017 年的稳定期。妮基·黑利出任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她在纽约和美国跨部门外交中都占据主导地位，这得益于她在内阁中的地位，与特朗普总统的密切关系，以及在时任国务卿蒂勒森和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领导下，美国跨部门外交政策制定过程出现真空。其他驻联合国大使普遍认为黑利成功发展了一段稳定和非对抗性的美国-联合国关系，保护了一些重要的成果。黑利保持了共和党对俄罗斯、叙利亚和沙特强硬，且更为传统的外交政策立场。

第二阶段是 2018 年蓬佩奥出任国务卿、博尔顿出任国家安全顾问，这让华盛顿加强了对美国的联合国政策的控制。美中双边关系的紧张也影响了美国的联合国政策。安理会在叙利亚问题上存有分歧的同时，美国与其盟友之间还出现新的分歧。黑利也开始采取一种更“特朗普式”的方式，对伊朗的态度更加强硬，支持削减联合国的资金，处理与盟友的关系时也更加务实。受访者还表示，黑利和华盛顿之间开始出现摩擦。

第三阶段是黑利辞职、参议院确认凯利·克拉夫特 (Kelly Craft) 将继任这段时期。在这一阶段，美国被认为在联合国叙利亚、苏丹和也门等一系列议题中缺乏领导和影响力。其他联

联合国成员国官员私下表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有时在一些问题上缺乏立场，仅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发表简短的声明。

克拉夫特出任美常驻联合国代表，以及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出任国家安全顾问，标志着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美国-联合国关系进入第四阶段。在受访时，其他驻联合国代表对克拉夫特个人对联合国的承诺和对人道主义问题的兴趣表示欢迎，且他们认为克拉夫特一直专注于中层议题以及美国政府指导的高层外交政策。

若特朗普能够连任，在其第二个任期内，美国的联合国政策可能会有三种不同的发展方向：一是延续。美国的政策将遵循过去三年的大致轮廓，体现在继续忽视或淡漠，支持务实性的外交和经费削减。联合国变得更像是一个夸夸其谈而非产出具体政策的平台。美英法联盟与更广泛的美国联盟之间的一致性继续下降。美国外交政策日益使联合国边缘化。

二是转向更多的参与。美国对联合国的政策将发生较大转变，美国的立场将更加积极，美国的领导和参与也将逐步改变。华盛顿将联合国视为管控中国和进一步促进责任分担的有用机制。

三是全面进攻。美国对联合国、多边主义和美国联盟的政策将更为强硬。因为特朗普在摆脱第一任期的约束后，或将采取更加敌对的立场。美国将对联合国预算发起全面攻击，切断其资金来源，要求停止维和行动，或将摊派资金安排转为自愿资金安排。

受访者认为，若民主党人在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胜出，民主党政府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呼应奥巴马政府在联合国外交、安全方面的政策。民主党政府在联合国以及更广泛的多边机制方面可能存在以下目标：重新确立美国的权力和领导地位，恢复

美国的联盟，恢复和改革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 美国政治/其他

### 美国该如何打败新冠病毒？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 3 月 4 日登载美国联合经济委员会前执行董事詹姆斯·加尔布雷思（James K. Galbraith）的文章称，美国政府需要大规模动员来确保关键供应，防止恐慌，否则新冠病毒大流行可能失控。

文章称，面对疫情，美国面临以下问题：全球供应链受疫情影响，医用口罩、洗手液等日常用品已经难以获得；美国的医疗制度无法覆盖每个人，感染者可能无法接受免费治疗；医务人员缺少装备，用来隔离和专门护理的设施无法应对潜在的大传播；美国家庭储备普通物资可能会导致其短缺。这些问题因公众普遍缺乏对美国当局和媒体的信任而加剧。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必须授权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联邦应急管理局直接、定期向大众宣传，并给出明确而可信的指示；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应承担检测和治疗新冠肺炎的全部费用；国会应该按照“大萧条”时期模式建立一个健康金融公司（HFC），向私营企业提供贷款，并支付其他紧急费用；国民警卫队可以处理更严重的问题，并建立野战医院和隔离中心；美联储可以购买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发行的债券；最后，美国政府应该拥有分配基本医疗用品的“备用授权”，以确保全体民众获得基本的防护设备和药物，倘若问题得不到解决，政府有权根据 1950 年《国防生产法》指挥私营部门。

文章称，与世界大战相比，新冠病毒是个相对较小的问

题，应该可控。但是，控制疫情仍然需要动员，涵盖资源、服务、金融和信息等方面。公众需要意识到，迫切需要彻底改变自身行为、打破日常生活模式，且采取坚决措施防止出现破坏性的投机活动。

### 多数美国人认为特朗普“以自我为中心”

皮尤研究中心于 2020 年 2 月对 6395 名美国成年人对特朗普的看法展开调查，发现 80% 的调查者认为特朗普“以自我中心”。调查主要发现如下：

长期以来，美国公众对特朗普的某些个人特征和行为持消极看法，包括他的气质和推文。新的调查发现，在所有受访者中，只有 15% 的成年人表示喜欢他担任总统的方式，53% 的人表示不喜欢他的举止，另外 30% 的人态度不明确。

多数美国人在很多国家重大问题上也不赞同特朗普：不到一半（42%）的人在美国许多或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上赞成特朗普，58% 的人表示很少或几乎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

调查发现，公众对特朗普在重大问题上的看法和他的个人行为看法存在巨大的党派分歧。共和党人在主要问题上与总统保持同步，80% 的共和党人和倾向共和党的独立人士赞同特朗普对重大问题的看法。然而在这个群体中，只有 31% 的人喜欢特朗普担任总统的方式，50% 的人态度不明确，16% 的人不喜欢。尽管如此，绝大多数（80%）共和党人赞同特朗普的工作表现，其中 64% 的人强烈赞同。

民主党方面则相反，85% 的民主党人和倾向民主党的独立人士表示不喜欢特朗普担任总统的方式，12% 的人态度不明确，只有 1% 的人喜欢特朗普的行事。只有 10% 的民主党人同意特朗普

在重大问题上的看法。这种党派分歧与 2018 和 2017 年的情况相似。

## 非裔美国人可助民主党在大选中击败特朗普

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克里斯托弗·帕克（Christopher S. Parker）等近日在《政客》杂志撰文称，目前美国民主党的初选结果表明，桑德斯的的一个严重短板是缺少非裔美国人的支持。而非裔美国人的选票至关重要，不仅能让他通过党内初选，更能助其在秋季击败总统特朗普。

调查发现，若民主党希望动员更多非裔选民，桑德斯那种将特朗普视为穷人群体和工人阶级威胁的方式并非最佳方案。根据调查，如果桑德斯的目标是尽可能地吸引更多黑人到场投票，并强调特朗普对种族进步构成的威胁，那么效果会更好。

无论民主党决定派谁与特朗普竞争，黑人群体基本都会支持。问题在于投票率。2012 年，黑人投票率在历史上首次超过白人，而在 2016 年，该比例下降了 7 个百分点。根据美国进步中心的分析，如果 2020 年黑人投票率能与 2012 年齐平，民主党提名人可以从特朗普手里夺走密歇根州、北卡罗莱纳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这四个关键州，那么赢得大选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如果民主党最后决定的其他人选想要赢得黑人选民的支持，在经济正义上发力并不是最好的选择，而是需要针对种族问题发出呼声。少数族裔对威胁的认识能提高他们的政治参与度，拉美裔群体已证实了这一点。

为什么比起其他同类的信息，强调种族信息更加有效？简单来说，种族是引起黑人群体共鸣的主要身份。历史证明，种

族主义影响着非裔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黑人群体中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这并不是说阶级在某些场合不重要，但涉及政治参与时，种族认同是预测黑人政治行为的更可靠因素。

### **美贸易代表办公室称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存在缺陷**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近期发布报告称，20多年来，美国一直对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特别是上诉机构）没有按照美国和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商定的规则运作表示担忧。报告详细说明了这些担忧，并评估了上诉机构未能按照遵守世贸协议文本的方式应用协议规则的多个案例。报告摘要如下：

具体而言，上诉机构未能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处理了自己无权处理的问题，采取了自己无权采取的行动，且以世贸组织成员未能预见的方式解释世贸组织协议，最终增加了美国的义务，削弱了美国享受的权利。这种持续的越权行为显然与世贸规则规定的上诉机构的有限职权不符。

在更根本的层面上，这种越权行为也违反了美国政府的基本原则。在美国的民主宪政体制下，一项由位于日内瓦的三个人强加的、既没有得到美国政府同意也没有得到美国国会批准的规则没有合法性，美国不应遵守。上诉机构一直采取行动，增加自己的权力，减少美国和其他世贸组织成员的权利。与上诉机构的法官不同，美国和其他世贸组织成员需要对本国公民负责——这些公民的生活和生计受到世贸组织决定的影响。

上诉机构未能遵守商定规则的行为削弱了人们对世界贸易组织和一个基于规则的自由公平贸易体系的信心。鉴于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持续的越权行为，没有一个世贸组织成员能够相信

现有规则或新规则会得到尊重。事实上，自世贸组织成立以来，世贸组织成员尚未就任何实质性的新规则达成一致。上诉机构的行为使世贸组织从一个讨论和谈判的论坛变成了一个诉讼论坛。

美国一直是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的坚定支持者，现在依然如此。这份报告首次对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未能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和合理解释世贸组织书面协议的行为进行了全面研究。报告的目的是审查和解释问题，而不是规定解决方案。世贸组织成员如果要对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进行持久和有效的改革，就必须正视本报告所述上诉机构的缺陷。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mailto:bianjibu@sias.org.cn)